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2辑

于谦小传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三峡武侯祠

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2辑

于谦小传

周增禄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粤新登字08号

责任编辑 梁 坚

封面设计 章 雯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2辑

于谦小传

周增禄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70印张 1100千字

2002年10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2次印刷

*

ISBN7—80521—844—7/K·114

定价: 136.00元(全20册)

目 录

- 一、早年时代 (1)
- 二、为官清正 (5)
- 三、土木之变 (16)
- 四、北京保卫战..... (28)
- 五、帝位之争和于谦蒙冤..... (62)
- 六、夺门功臣的覆败..... (93)
- 七、于谦后事及诗歌成就..... (103)

一、早年时代

于谦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清官、杰出的爱国英雄，字廷益，号节庵，生于明洪武三十一年（公元1398年），浙江钱塘县（今杭州市）的太平里人。明景泰八年（公元1457年）正月二十八日被害于京师（今北京市），后移葬在杭州西湖西的三台山。其有功于世、充满悲壮的一生事迹，为秀丽的湖山增添了光彩，永垂史册，彪炳后世。

据传说，于谦出世具有神秘色彩。当时于谦家中一直供奉着南宋抗元将领文天祥的遗像，以文天祥的忠烈业迹教育子孙。于谦的父亲已近四旬，还无子嗣。曾夜里梦到神人对他说：“我感激你家几世供奉之诚，今将转世为你家后嗣”。他的父亲辞谢神人，言不敢当。醒来对他的妻子一说，结果他的妻子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，并一致认为神人就是文天祥。后来他的妻子果然怀孕。临产的时候，正值大雨如注，雷电交加，一群巡视官员又正在门洞里避雨。于谦出生之后，云飞雨雾，日丽中天，且婴儿容貌魁伟，声音洪朗，人们皆以为奇。抚养到四五岁时，取名为“谦”，表梦中谢神不敢当之意。

于谦年少，聪明异常，读书博闻强记，应对

工整机智。有一次于谦的父亲要买新白鲞，因要价太高不成交，卖鲞人口中讥讽：“你如何买得成新白鲞？”于谦灵机一动，出口为父解气，说：“我偏要叫你这老乌龟。”卖鲞人见是个孩子，便能骂人成对，心中惊异，乃大声骂道：“小湖猕开口伤人！”于谦应对道：“老畜生闭嘴饶你。”旁人见答，通笑起来，卖鲞人自知口才不如，没趣地走开。

于谦在学读书时，一日先生不在馆中，他便同其它学童一起游戏。先生回来一眼撞见，就要责罚，于谦上前解释说：“我们功课都已做完，先生不要责罚，请你检查。若有差错，情愿认罚”。先生见说得有理，便说：“我适才见你领头玩耍，很是顽劣，我以你们游戏为题出对，如对不好，必当重罚。”先生出对：“手攀屋柱团团转。”于谦对曰：“脚踏楼梯步步高。”先生又说：“三跳跳落地。”于谦又对：“一飞飞上天”。先生大喜，免责于谦，还要责罚其它学童。于谦又挺身求告说：“既蒙老师宽恕，也希望你一视同仁”。先生赞叹说：“这孩子长大，必非俗夫”。

永乐七年时，于谦十岁。这年正月初一，于谦遵父命外出拜年。于谦骑马从新宫桥小路冲出，不想巡按从新宫桥大街而来，一时躲避不及。巡按见是个孩子，唤住下人勿令惊吓；又见于谦容貌端庄，举止自若，并无畏惧之态，就质问道：“小孩怎敢

冲我节导？”于谦答道：“良骥正上进而难收，瞻望前程呢！”巡按见小孩竟出语不凡，心中惊异，问道：“看你说话，也是读书人。”于谦回答说：“颇读几行书。”巡抚欢其爽快，有心考他，便说：“你既然读过书，我出对考你，若对得好，重赏；如不能，便罚你冲撞官驾。”于谦昂然应允。巡按便说：“红衣儿骑马过桥。”于谦朗声回道：“赤帝子斩蛇当道。”巡按很感惊异，不但问了于谦名字家世，还命人给银十两，作为读书之资，并送提学道考试。岁考时，于谦被录为生员。在一次新提学道督察学宫的时候，于谦当众宣讲国于监的课程《大诰》，琅琅背讲，引经据典，声若洪钟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听者耸然。提学道很钦佩他的才能，目为英才，深加爱敬，又奖给很多文房四宝。

传说在永乐十四年，于谦携同伴在西湖慧安寺读书。一日余暇酒醉，于谦尝喝斥寺门一太保神塑像，说：“如何见我来不跪接？可恶！可恶！明日罚你到岭南充军。”这太保神颇有灵异，竟向本寺住持西池和尚托梦说：“今晚宰相要罚我岭南充军，恐不能在此久居。只有你面求宰相，或者可免。”西池和尚就问：“宰相是谁？”太保神指向于谦书房。西池和尚非常惊奇，第二天便问于谦。于谦听罢哈哈大笑，于是同西池和尚一起来到寺门，指着太保神说：“吾之戏言，不足为虑。”夜里西池和尚又梦见太保神致

谢道：“蒙师代求，宰相已饶我。奈我常直立门首，宰相屡憎吾之不恭，今后可塑一屈膝太保，以迎宰相，方显吾诚。”西池和尚遂令人另塑一屈膝太保像以代之。

又有传说，一次于谦同几个学友一起研讨学问。闲谈之中，一友说道：“听说宝权观星宿阁有鬼，人不敢独自留宿，我们早知于廷益最有胆量，若你能独宿一夜，我们大家请你西湖一酌。”于谦从来毫不畏惧，胆量过人，根本不加思索，夜晚便怀揣书卷，宿于阁上。快到四更时，于谦看书已累，正想睡觉，忽见远远一簇人从空中而来，正要进阁。于谦大喝一声“是何妖怪？敢来至此！”鬼怪闻喝惊散。只听空中话语：“宰相在此，差点魂魄全散”。当时星月明朗，窗口失落一物，于谦一看，是一个银杯，随手放在一边，安然而睡。

第二天，众友一齐喊门，于谦故意不应，有人以为于谦已被吓死。待打开阀门，于谦哈哈大笑，连说打赌已赢，催办酒食。同伴中有人说，有户人家女儿生病，正祈祷神仙祛病免灾，结果一阵风儿吹过，独遗一只银杯，到处找寻不见，他说是否就是这只银杯。结果同去一看，果然如此，这一人家感到非常惊奇。银杯送还，于谦又喝走鬼怪，这户人家女儿的病也好了。

二、为官清正

永乐十九年，于谦考中进士。经过殿试后，授为在京监察御史。不久，奉旨前往广东考察官军功过，招抚瑶、壮。于谦到后，令舟人泊船于岸，更换衣巾，潜往瑶、壮族居住区，亲自了解情况。路上很少见人，走了大半日，撞见一老瑶、一老姬。他们见到生人，连声哀叫“乞饶老命”。于谦见此，心中又悲又悯，马上就说：“我不是官军，是到广东贩货。去年有两个伙伴，运了一些货物到这里，不料这里变乱，至今不见音信，不知生死如何。现在听说官军已平定了这里，是来打听消息的。”这老瑶答道：“客官不要说两个伙伴，便有一二百个也没有了。这里官兵只贪功绩，不分好歹，不辨贤愚，平白杀害无辜之人，抢掠金银，还要邀功请赏，朝廷哪里知道这些情况！”于谦心中愤慨，想进一步了解情况，就又问道：“你们这里都可找得营生为活，何苦作乱，自取灭亡？”那老人说：“我们这里虽是瑶壮之地，但亦晓得人伦道理。自从归服洪武爷爷以来，并无歹意，各自营生，耕种过日。只不过有一二伙贼人，因缺少些盐米，出来生事，聊救一时之急，并非倡行反乱之事。就是客官那边也有此鼠窃狗偷之徒，可以任凭官府捉拿，区分首从，该打该杀，

听从判定，决不该连累好人，杀害无辜。但官军稍闻声息，就大肆捕捉，转相攀害，那些人索性煽动山人，互相援结为众，抗拒官军，使善良者不得安生。我们这里不过一些扰掠贼徒，并非反贼大盗，不会弓马刀剑，所有者不过是苦竹鸟枪、弯弓药箭之物，怎挡得官军大队火铳、火炮、钢刀、铁剑利器？贼首正该诛杀，以安静地方，今官军却把我们守分之人，赶尽杀绝。”老瑶、老姬说到伤心之处，痛哭起来，诉道：“我有三房媳妇，那日晚间正在家中坐吃酒，忽听得炮铳齐发，顷刻间官兵杀进。儿子与媳妇俱被杀害，只留我这两个白发人。如今村市，人烟绝少。客官还须平静处事，仔细行路。”于谦深自叹息，便留宿一夜，第二天留些银子作别而行。路上多遇同样之事。于谦既愁国难，又悯民苦，叹息说：“朝廷怎会知道这些情况。今武将文臣只贪一时之功利，不顾人类之性命，将无辜之人妄杀，必殃及国家大体。”于谦抵任后，令各将官俱造军册，一一开报明白，对那些功少而行事不妄者重赏；功虽多，杀及无辜者次赏。于是全军将士皆称严明，无不畏服，有力阻止了滥杀无辜。于谦还留用任命土官土兵，招致瑶壮，谕以祸福，申明今日朝廷大义，瑶人无不感应。

回京复命后，于谦又上疏历陈边民情俗之苦状，要求缓民之苦。朝廷遂下谕广东将臣：自后抚取得

宜，不许邀功妄杀；若仍妄杀无辜，一经查实，定惩不贷。以后广瑶地方渐得平安。当时有一个都御史顾佐，见于谦人虽年轻，但廉明仁惠，甚是敬重，即奏请差于谦巡按江西。

于谦未到之时，江西正有一冤案未明。有江西宜春县乡民董山，五年前因做买卖乏本，通过中人借邻村豪民王江本银三百五十两，每两加利，年息三分，以田契相抵押。董山外出年余，买卖不顺，又觉利银大重，于是收拾衣饰、银杯、银钏等物，同中人到王江家奉还三百五十两本银，但尚欠利银二十五两。王江收了银两，并设席厚待董山及中人。酒后，王江说：“文契一时找不到，待明日还足利银时，一并交还”。

董山因利银一时凑不起，迟延了半月，不料想中人患疫三日而死，董山只得独自带着利银来到王江家里，江家推说不在。次日，董山又来，王江又不在。连走六七次，将及一月，董山心疑，只得坐候王江两日。王江推托不过，才出来相见。董山交了利银，即欲讨还田契。王江见说，马上变了脸，喊道：“你本银还没有还，只给些利银，就要还你田契？”董山一听大吃一惊，说：“难道你还酒醉未醒！何出此言？上月本银全部还你，你见中人已死，才这样赖银。苍天在上，不可欺心！”王江连声嚷道：“谁欺心了？是你见中人死了，要赖我本银。”董山忿怒不平，连声叫屈，

两人殴打起来，众邻闻之劝开他们，他们都说自己冤枉。众人不知真情，自不会倾向董山，都说董山折本，反来欺心赖债，董山有口难敌众人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董山径到本县告理，县官拘王江并邻里究问，结果都是回护王江一面之词，说：“只有赖债之情，哪有债赖之理！”董山无证无据，反被重责二十大板，又拘禁狱中，待还了本银，再做处理。

董山冤屈无伸，屡令子便到上司告理。上司以前有招供为证，反坐越告滋事之罪。董山累得人病家破，请保出外。正好于谦此时巡按至此。董山朝天祷告说：“我听说巡按于爷，自幼神奇，今日为官，必如明镜。我的冤屈昭雪就在此时，恳乞神天昭鉴”。董山不顾一切冲向于谦轿前，高声哭告：

“青天爷爷！小人三年冤屈不伸，只得拚命申诉，非于爷明镜不能察此冤枉”。于谦观其情态，看其状纸，心里已明白大半，接着问道：“还本之时还有中人，还利之时则无，故有赖银之事？！”董山见说到根本，叩头诉说：“青天爷爷，正是王江见中人摔死，没有还本见证。田契又在其手，故诬赖小人。问官又只听一面之词，不做深究，把小人屈陷三年。如今人病家破，屈冤无伸。如今于爷亲提究问，便可明白。”于谦准了词状，喝令董山退去，既不差人捉拿王江，也不发落董山。

一个多月后，董山又苦苦哀求。于谦认为时机已

到，便问董山：“你还的本银共有几锭？在哪铸造？不足之额用何物抵销？”董山忙说：“小人银子共四十六锭，二十四块碎银，还有银杯四只、银钏二副、衣服两套一起抵足其数。银钏打造很精致。”于谦牢记在心。

又过些日子，忽一日于谦发文书传王江到衙，不问董山之事，反究问王江与强盗案发有关。于谦喝问：“王江，你为何为盗，打劫某家？盗首已在我案下。”于谦已打听王江曾有盗行，故出此计。于谦当即命捕官押王江回家，协同地方邻右，将王家细软之物，封存取来，摆列堂中，其文契财物俱在。于谦令王江——说出来历，及至银杯、银钏二物，于谦猛然说：“这正是赃物。”王江慌忙辩解：“这绝非劫盗赃物，乃是邻村董山欠小人银三百余两，因本银不足，是拿来抵数的，确不是赃物！”于谦一听，厉声喝道：“大胆刁民，田契上是董山的名字，银票上也有董山的名字，你又自招此二物来历，分明是你赖他本银，不还田契。如此观你，比劫盗之心还毒！”于谦忙派人唤董山对证，王江无辩，叩头伏罪。于谦判重责王江三十板，问徒二年，将王江家白银判与董山二百两作为三年负累之苦。董山口称青天，叩头不已。冤狱分明，一省称为神明。于谦又连劾前官办案不力停俸三月。人们都交相传颂于谦清明公正，敢比历代清官。

宣德元年，汉王朱高煦乘仁宗新亡，宣宗刚即位

之机，于八月发动叛乱。朱高煦是仁宗的同母弟，为人狡诈凶悍，善于骑射，一向以雄武自负。在靖难之役中，随朱棣征战，立过战功。他原以为会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。没想到朱棣把他封为汉王，巨封地远在云南。朱高煦心中恼怒，埋怨说：“我有什么罪，斥我于万里之外。”赖在南京，不肯就藩。他常常以秦王李世民自比，瞧不起太子朱高炽，一心想取而代之。有一次，皇子皇孙们一起去拜谒朱元璋的陵墓。太子身体肥胖，而且脚有毛病，走起路来有点跌，一路上由两个太监搀扶着，还老是失足。高煦在后面讽刺说：“前人失跌，后人知警。”话音刚落，皇太孙应声说：“更有后人知警也！”高煦回顾色变。没想到这个小孩子这么厉害。明成祖朱律知道他有阴谋。一再改封削兵，最后封在山东乐安州。

朱高煦效法其父朱棣的故伎，指夏原吉等人为奸臣，声称自己是举兵靖难，想从侄儿手中夺得帝位。他派人暗中到北京联络英国公张辅为内应，张辅逮捕来人，告发他的阴谋。宣宗决心亲征，征求夏原吉意见，夏原吉等大臣认为皇帝亲征，出其不意，先声夺人，一鼓而平之。

进军路上，宣宗问从征诸臣说：“众爱卿分析分析，高煦采取什么计策？”有人说：“乐安城小，他一定会先取济南作为巢穴，”也有人说：“他以前不肯离开

南京，现在一定会引兵南下攻取南京。”宣宗判断说“不一定。济南虽近，易守难攻，闻朕亲征，也没工夫攻城。况且汉王及护卫家小，都在乐安，未必弃城他往。”话未说完，已为侍御史的于谦说：

“臣见汉王外多夸诈，内实怯懦，巨临事狐疑，少有决断。现在他不直趋南京可见犹豫无能。现在汉王绝对想不到陛下亲征，他认为朝中无人，才敢如此悖逆。城中一旦闻知亲征大军，必胆颤心惊，终为我擒。”宣宗认为很对，大加赞赏。

高煦一听皇帝亲征，气就泄了一半，束手无策。有人进言，舍弃乐安小城，起兵直至南京；若得南京号令文武，谁不允从；若稍迟延，大军一至，围绕城池，城中若釜中之鱼，必无善果。但汉王终是心怯，果然如于谦所言不能决断。

大军围城，汉王力战不支，无奈出降乞罪。宣宗乃降汉王为庶人，改乐安州为武定州。回京之后，黄帝令汉庶人上殿面君，直责其叛逆之罪。庶人当庭犹不认错，反出不逊之语，不伏叛逆之情。朝臣默然无声。于谦素恨降叛，坚持正义，此时闪出班列，大喝一声，声若洪钟：“庶人不得喧哗强辩！我来宣告你的罪行。”于谦慷慨陈词：“天生蒸民，立君为亿兆之主，海内诸侯，莫不臣服，欣戴听命。今吾皇上与汝名虽叔侄，分实君臣。既有君臣之分，当尽巨子之心。昔者

先帝临御，待汝恩隆无比，今日陛下即位，首加汝之爵封，惟愿共辅邦家，睦亲骨肉。岂意汝不思尽忠报国，辄敢谋为不轨。初令徐颇四出劫掠，复遣枚青潜结勋臣；用铁瓜挝死指挥徐郤，而多营求护卫；陈盛兵卫，吓劫中官侯泰，而强邀绝马明驼。圻是汝之子，奏汝宠妾而杀其母，仍绝其嗣。父子夫妇间，乖恩绝义，亦已甚矣！且先帝是汝之兄，谗构百端，谋夺储位；实欲大杀兄弟，大灭人伦，何忍为哉？散骑军劫夺傍郡，养亡命横杀士民。如此恶逆，死有余辜！尚何强辩？”

汉庶人听于谦一齐指出其平日所为，心惊胆颤，不敢复言。两班文武见于谦言词严凜，声若洪钟，有凜然不可追之状，都暗暗称道。宣德帝闻于谦所言其罪，更是大怒，说：“我饶恕你，国法不能饶你，”处死了降为庶人的朱高煦。宣德帝前因于谦伴驾亲征，料度庶人之谋，灼见无差，今又言明庶人之罪，言词严厉如此，心甚喜爱，遂重任于谦。不久，即升于谦为都察院佥都御史，并兼兵部右侍郎，巡抚正有荒乱的山西、河南二省。明朝御史升为侍郎，于谦前所未有。此年于谦三十二岁。

于谦到达任所，就立了两个木牌于院门首：一写“求通民情”；一写“愿闻利弊”。听到于谦要来某地，人们都去欢迎，于谦总是和气相问，体察民情，人们也乐意告知，所以于谦很快就摸清了情况。于

谦召集乡绅，对他们说：“当务之急是解决饥荒，我想实行平糶法。豪富之家扣足本家所用，其余部分一律糶予饥民，以救其急，要贫富相济，有无相周，这也合乎乡邻通义。若有仗义者，每石减价二钱，至百石以上，给予冠带荣身，并免终身差役；如果超过一二千石，我可上奏朝廷建坊旌表。不减价听便，但不准擅自涨价。如有奸民囤积居奇，坐视不救，一旦举发，重责不恕！”于谦又针对大小官吏借机巧立名目，百般盘剥的情况，晓谕人们：“今发放一十三万两赈饥银，一律到达民户。中间若有豪富奸猾之徒，不顾饥民苟延残喘过活，强挟赈济银以顶旧帐，一定严惩。若有饥民被挟，即可鸣告。凡欠私债，一律等丰年偿还”。于谦并提出，有孤子女者，官府查明，设法收养。地方贤良之民收养孤子女者，可予匾额族表，或免役，给予冠带荣耀声名。于谦赈饥，措施周密，要求严格，杜绝层层中饱，又亲自督察、布置，事必躬亲。所以于谦清官之名遍布民间，到处都传扬着于谦的政绩。有歌谣一篇，记载于谦赈灾德政说：“凶年饥岁贫无粟，处处人民皆枵腹；儿女卖与富家翁，一男止换六斗谷；春来只有四斗粮，夹牺夹糠煮薄粥；夫妻共食一月余，面渐衰弱皮搭骨；引领看看作饿殍，精液耗干无泪哭。忽闻巡抚至此邦，开仓赈济饥与荒；示民出资自捐俸，